

<<植物传奇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植物传奇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6345071

10位ISBN编号：7506345072

出版时间：2009-1

出版时间：作家出版社

作者：沈苇

页数：309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植物传奇>>

### 内容概要

每一种植物都是一个传奇，是身世与起源、形态与特性、隐喻与象征的一个综合体，每一种植都是风景、图谱和大地之根，是人类的亲戚和乡邻。

本书侧重介绍了丝绸之路上的二十余种植物。

作者对第一种植物进行了实地考察，结合植物的历史、文化、宗教背景，讲述了它们的源流、形态，以及与人类文明发展息息相关的传说、故事。

科学描绘与诗意想象相结合，充满了诗与思的灵动色彩。

<<植物传奇>>

作者简介

沈苇，浙江湖州人，现居新疆乌鲁木齐著有诗集《在瞬间逗留》、《我的尘土 我的坦途》等，人文地理著作《新疆盛宴》、《新疆词典》、《喀什噶尔》等。获鲁迅文学奖、全国优秀青年读物奖等。

<<植物传奇>>

书籍目录

葡萄·火洲翡翠长在树上的糖包子·无花果石榴·红英动日华绿色长城和森林神殿·云杉雪莲·高处的绽放沙漠的挽歌与节日·胡杨玫瑰·柏拉图的徘徊花中亚味道·孜然杏·灿烂龟兹香梨·恋乡之果  
万里帛道一丝牵·桑野苹果·苹果之父香水之树,或树下的美人·沙枣白杨·绿洲上的银柱乡间蜜罐  
·哈密瓜苜蓿·天马的食粮向着北方的朝圣·白桦芦苇·一份笔记植物六题

## &lt;&lt;植物传奇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葡萄·火洲翡翠 吐峪沟葡萄园 峡谷中的村庄。  
山坡上是一片墓地 村庄一年年缩小，墓地一天天变大 村庄在低处，在浓荫中 墓地在高处，在烈日下 村民们在葡萄园中采摘、忙碌 当他们抬头时，就从死者那里 获得俯视自己的一个角度，一双眼睛 吐峪沟是吐鲁番火焰山中的一个峡谷。

我称它是“两个圣地的圣地”。

——左侧山坡上是有“东方小麦加”之称的艾斯哈布凯海夫麻扎（“七个圣人和一条狗的麻扎”），往峡谷深处走，右边山坡上则是吐鲁番盆地规模最大、开凿最早的千佛洞，留下了蜂巢般的石窟遗址。

村庄和葡萄园就坐落在这样一个背景，伊斯兰和佛教的光芒在这里交相辉映。

在吐峪沟，生与死是一种相互打量。

高处的烈日、麻扎（墓地）和低处的村庄、葡萄园，互为镜子和视角，构成了一个独特的“垂直空间”。

大峡谷切开了火焰山，两边山体色彩斑斓，呈现火焰状的道道皱褶。

山涧溪水奔流而下，养育了桑树、白杨和大片的葡萄园。

村庄里的生土建筑群，数百年来保持了一种稳定而纯粹的风格，造型各异，重重叠叠，错落有致，大多带有葡萄晾房，犹如中世纪风貌的一次再现。

这些建筑，保持了土地的原色，温暖，朴素，亲切，有一种世袭的家园感，好像是从大地深处随意生长出来的。

这座古老的村庄是如此宁静，山谷中传来布谷鸟的叫声，鸽子的哨音撒在家家户户的房顶。

礼拜的召唤回荡在山谷中，偶尔传来牛哞、羊咩和孩子们的嬉闹声。

当你在村里走动，村民们会主动邀请你一起分享几串葡萄、一只西瓜。

夏季，白天气温高达四五十度，晚上仍炎热不散，人们睡在房顶上，星星又低又大。

阵阵热浪中，展开吐峪沟的葡萄园，展开了葡萄树的浓荫和果实的芬芳。

站在山坡上，葡萄园就像卡在峡谷里的一块翡翠，又像涌动在村庄四周的绿色波澜。

峡谷中的葡萄园是一种珍藏，如同E月的“后宫”，流淌着绿色的真、绿色的善，也流淌着肉欲的欢愉和感伤。

它散发的气息近似女性身体的芬芳：从夏日少女的麝香到秋天成熟女性的馥郁。

仿佛时间遗失的珍宝隐藏在那里，提醒它去孕育、发酵、酿造，从细小青果的羞怯，到突然问蜜汁四溅的放肆，整个葡萄园为之一亮，变得超凡脱俗、神圣高洁。

没错，吐峪沟葡萄园是被死者俯视和打量的葡萄园。

秋天，当村民们在葡萄园中采摘、忙碌，抬头时，就从高处的麻扎群那里获得了一种审视自己的眼光。

纠缠的藤蔓，密集的掌状绿叶，枝叶稀疏间漏下的阳光碎银，虫鸣与鸟鸣，一些扬起的尘埃……都是沉思默想的起源。

光线又入串串葡萄，汲取秋天甘甜的汁液，它银叉般的颤栗传达了整座葡萄园的自足——一个身体的自足，一种浓荫的自足，也是迷宫般神秘的自足。

而这一切，都得到了高处目光的审察与提升。

如同葡萄到葡萄酒的演变，从夏天到秋天，是葡萄园从肉身向精神的一次缓慢过渡。

当葡萄变成了琼浆，变成了纯粹的精神饮品，葡萄园的世俗意义也在发生变化。

有时你会觉得，深秋萧索的葡萄园，冬天葡萄树埋墩后的景象，似乎与精神化的吐峪沟背景更加匹配。

安放在峡谷中的这块翡翠，只是圣地暂时的佩饰，生土与山峦的荒凉，却是事实卜的无边无际。

在世俗的荒凉中，葡萄干和葡萄酒是葡萄的两种出路和未来。

前者是岁月的“干尸”，后者是圣徒的“血”。

上个世纪初，米德莱·凯伯（Mildred Cable, 1878---1952）等三位法国修女在去向中国西部沙漠

## &lt;&lt;植物传奇&gt;&gt;

的旅行中，到过吐峪沟。

她们在《戈壁沙漠》一书中写道：“吐峪沟的葡萄园如同火焰山中的翡翠，一种幽幽的香气令人想起天上的事物。

浅金色，或清朗的淡绿，吐峪沟葡萄干是黄金、琥珀和海绿色的玉粒。

”差不多同一时期，德国探险家冯·勒柯克在吐峪沟进行考古挖掘，称这里的无核白葡萄干是“世界上最好吃的葡萄干”。

他还说：“这种葡萄干在当时的北京也是一种非常奢侈的食品，价格很贵，因为从吐鲁番到北京要走115天。

”（《新疆的地下文化宝藏》）两个吐鲁番就像吐峪沟的麻扎（墓地）和村庄一样，一直存在着两个吐鲁番：死去的吐鲁番和活着的吐鲁番。

当你在这个火焰之洲旅行，意味着同时遇见并穿越这两个世界。

构成死去吐鲁番的是：著名废墟交河故城，高昌故城，阿斯塔那地下古墓，千佛洞和作为记忆残片的壁画，写在桑皮纸上的摩尼教残卷，红色灰烬般的火焰山，蛮荒的世界第二低地艾丁湖，博物馆里的木乃伊和巨犀化石……它们是时光慷慨的馈赠，散发着岁月和尘土的气息。

它们是一种盛大的消亡，却近在咫尺，触手可及。

死去的吐鲁番，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弥漫。

那么活着的吐鲁番呢？

它以葡萄的形式活着，只以葡萄的形式活着？

正如在这个干旱少雨的“火焰之洲”，除了地下运河坎儿井，水只以葡萄的形式存在一样。

葡萄是点亮吐鲁番的翡翠之灯，呈现葡萄架下盛装的少女、欢快的那孜库姆舞、木卡姆聚会、通宵达旦的宴饮……这一切，以一种固执的享乐主义姿态抵御另一个世界的威逼和侵犯：站在远处倾听，有时你分不清若隐若现的鼓声究竟来自哪一个世界——是这一个吐鲁番，还是那一个吐鲁番？

这两个世界相互依存、融合，好像已天衣无缝。

但仔细看去，这块火焰中的翡翠已出现裂缝，没有一双人类之手能缝合它们之间的分野：死去的吐鲁番是一种自足的孤寂，是另一个世界的镜子，用来映照生存的虚幻和暧昧。

它将废墟、坟墓、灰烬搬到天空，将死亡一寸寸推向晕眩的高度。

而活着的吐鲁番，则像一位殷勤的仆从，正源源不断向那个世界提供热情、水土和养料。

这使死去的吐鲁番变成一株生机勃勃的葡萄树，在死亡的大荒中继续成长，有着发达的根须和茂盛的枝叶。

——一株野蛮的葡萄树！

葡萄树攀越天空/虬结的藤蔓，重叠的叶子/遮蔽了七月的面孔……/莫非它在尘土中、烈日下的挣扎/只是一种徒劳、一个虚妄？

/莫非我们眼见的葡萄树/只是看不见的树的/一个替身？

死去的吐鲁番要大于活着的吐鲁番。

在这个“世界上最大的露天考古博物馆（贡纳尔·雅林语）”，死去的世界是盛大的，咄咄逼人的，几乎遮蔽了活着的吐鲁番。

它将少女遣返到绢画上、母体内，让的吐鲁番仅仅是死去的吐鲁番的一个替身、一份遗言？

因此，在吐鲁番，死亡变得真实而超乎寻常的敏感，它是一种四处弥漫的可以用来呼吸的空气，是一块块坚不可摧的活化石。

“上天所赋予她的生命是有限的，因为正如白驹过隙一样不会拖延；正如闪电一样，不能留驻。

岁月已到了它的末端，生命也消耗尽。

翡翠树干枯了。

她永远离开了这些时日，永远冲破了这人间的苦难之网。

（公元667年一位吐鲁番妇女的墓志铭，阿斯塔那出土）”死去的吐鲁番是那么重，像一个巨大的石磨，从天空压下来，不断碾磨活着的吐鲁番，使它发出呻吟、歌声，从时光幽深处流出葡萄的果汁和美酒



<<植物传奇>>

编辑推荐

当你从头到根弄懂了一朵小花你就懂得了上帝和人。  
植物站在原地不动 但对世界有足够的洞察。  
它们用“静”来看世界的“动”。  
每一朵花 每一株草 每一棵树。  
都是世界的一个中心。



<<植物传奇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